

中國新文學叢書

冰心選集

文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新文學叢書

冰心選集

文學出版社出版

冰 心 選 集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香 港 七 姊 妹 道 一 九 六 號 十 一 樓

文 學 出 版 社 印 刷 部 承 印

香 港 · 南 洋 各 地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No. 1758)

「冰心選集」序

一

自從新文學運動在中國文壇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後，冰心女士的聲名，就逐漸建立起來，終至變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她的作品，明澈得有如月下的一泓靜水，玲瓏剔透，飄渺空靈，看上去大有一種瀟灑出塵的感覺。我們知道：「五四」前後的中國社會，變動固然已經開始，但是震幅還不算大，許多從舊中國的寧靜家庭中間夢醒過來的知識青年，接觸到她的這種細緻溫馨的作風，自然會留下極深的印象。此後，數十年間的中國社會，雖則歷盡滄桑，但是，每一個青年人帶着天真未鑿的童心，讀到冰心女士的作品時，卻仍不免會引起很大的同感與共鳴。所謂文學的永久性，從冰心女士的作品中間，似乎可以得到具體的解釋了。

冰心的作風之所以如此飄逸空靈，這與她的早年生活是大有關係的；她對於本身的童年時代，有過這樣的一種描寫：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色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

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走，和水兵們做朋友。……」

古人說：「遊遍名山大川，而後文章有奇氣。」唐代的大作家柳宗元，自從被貶謫到荒涼滿目的湖南零陵之後，由於得到山水之助，文章做得也就和過去大不相同。冰心女士的文章，就其情調的優美、風格的清新以及用辭佈意的細微熨貼上說來，也的確可以說是有幾分「奇氣」的。這種「奇氣」，與她幼年的涵泳山水之間，不能不說有着若干的關係。尤其因為她出身於富裕的家庭，父親做過高級的海軍官佐，身受的是教會學校教育。這種優遊暇豫的生活，供給她以大量的時間與精神，使她能够吸收少年時代所獲得的自然影响，使她醉心於海天之美，沉溺於山川之戀，低徊於家庭的溫暖與母親的愛撫之間，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她的獨特風格。

三十年來，這種風格已經成了冰心的標幟，也曾經影响過大量的讀者。所以美國 S·H·史坦培克在他的「文學百科全書」中間，把她稱為當代中國最有成就的女作家，說她的作品中間具有她那一個時代所缺乏的溫文爾雅的氣息，自然不是過譽。但是，近三十年正是中國的狂風暴雨時代，革命與戰爭在中國交織成一幅多彩多姿的悲壯圖景，在這樣的時代與這樣的國度中間，「溫文爾雅的氣息」未免成了時代的嘲諷；所以早在一九二一年，中國文壇上就有人把冰心稱為「新式的閨秀作家」。這樣的稱號，姑不論其是毀是譽，但對冰心本身的風格，卻是估量得十分適當的。

冰心女士的文學事業，開始於小說的寫作，她自己曾經這樣說：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爲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爲我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我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泰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醞釀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爲筆名。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劃簡單好寫，而且又有瑩字的含義。一來是我太膽小，怕人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來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姊姊』之類。」

她所提的這這部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等篇，在五卅時代的青年中間，影响是很

大的。那種灰白的人生觀，那種不肯同流合污，但又不能特立獨行的徬徨性格，正寫出了中國許多知識份子的弱點，替知識份子傾吐了心聲，所以自然受到大量讀者的歡迎。不過，這樣的描寫，這樣的傾吐，到底嫌於軟弱，嫌於無力了；因此，一九二一年間，茅盾寫作「冰心論」時，就對此提出了一針見血的批評：

「是那時的人生觀問題，民族思想，反封建運動，使得冰心女士同『五四』期所有的作家一樣『從現實出發』。然而『極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歡的；所以在『兩個家庭』中，她一方面針砭着『女子解放』的誤解，一方面卻暗示了『良妻賢母主義』（我們說她是『新』良妻賢母主義罷）之必要。在『斯人獨憔悴』中，她勇敢的提出『父與子的衝突』來了，可是她的『子』——五四青年穎銘，終於屈服在舊官僚的『父』的淫威之下，只斜倚在一張籐椅上，低徊欲絕的吟着：『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而在『去國』這一篇，她使那位學成歸國，滿懷壯志的年輕留美學生終於灰心去國，『不如先到外國去，做一點實事』，而且這位青年留學生的父親——從前帶了一箱炸彈，雍容淡定的進了廣州城的人物，又是多麼暮氣頹唐！她的問題小說裏的人物就是那樣軟脊骨的好人。」

冰心的小說，大體上總是按照這樣的路線與感情寫成的。她的作品，大部份成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間，這時代的中國青年，初從舊社會的重重羈縛中解救出來，接觸到新文化的光芒，便開始想到人生的問題，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想探究一下「人生究竟是什麼」，而冰心的小說，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她的答案只有一條，就是：「這一切只爲着愛。」（見她的小說「悟」。）可

是，人生的問題很多，而且，每一個問題，都與現實有着千絲萬縷的牽連，而現實又太醜惡了，冰心的溫文爾雅，冰心的中庸主義，使她無法對自己所發現的問題作具體的解答。她所提出的「愛」，是虛無飄渺、難於把握的。她無法解決現實的問題，無法解答舊中國從苦難走向光明這一段痛苦歷程中間一般青年所感到的困惑，她只有逃入理想之中，逃入母親的懷抱裏，只有在溫暖的家庭中間，她才看到了「愛」的影子，而在冷酷的社會面前，她所見到的只有「憎」，「憎」與「愛」不能相容，所以她和她的作品，就只有退入家庭，築起一道和實際世界分隔的圍牆，同時，更希望用自己的「愛」來暖化整個的世界。

基於這樣的原因，所以冰心狂熱地歌頌母愛，歌頌大自然，歌頌海，她表示愛孩子，愛星天，愛一切天真無邪的景物。這以後，就轉入了冰心的散文時代和詩的時代。

三

冰心的詩與散文，自從五四以後就在一般中學的語文教科書中間佔了很大的篇幅，對於一般青年學生，一直起着感情上的教育作用。她的詩，主要收在「春水」和「繁星」兩部集子裏。散文的集子，早期是「寄小讀者」最爲風行，到了抗戰期間，她又用「男士」爲筆名，發表了一批戰時的新作，輯成「關於女人」一書。在這許多詩與散文的中間，冰心表現的思想與風格，還是離不開一個「愛」字。

她的詩，很受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影響，表現了「零碎的思想」。她說：「文學家是最不情

的，——人們的淚珠，便是他的收成。」（見『繁星』第三十一節）。但是，世界上爲甚麼會有「淚珠」呢？關於這一點，她也承認世界的動盪無常是人生中的深切痛苦，所以她唱道：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訴我，

世界是歡樂的；

今天又告訴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語言，

又是什麼？」

這種生活的不安，歡樂與失望的無常，原是現代生活的基調。冰心知道在痛苦的現實裏，無法避開這樣的生活變動，她只有尋求逃避，希望在大自然的美與母親的愛中間，獲得一個理想的遁逃所。因此，她又唱道：

「母親啊！

天上的風雨來了，

鳥兒躲到牠的巢裏，

心中的風雨來了，

我只躲到你的懷裏。」

這就是冰心的詩。她的情感，她的思想，都是充份女性化的。至於用字的清新，修詞的俊美，更構成了一種強大的魅力。所以，當冰心的第一部詩集「繁星」出版之後不久，趙景深就會經表示過這樣的印象道：

「……讀水滸應當搖着蒲扇，讀紅樓夢應當焚着清香。倘若我也給『繁星』一個比例，讀它時似應當在月明如水的靜夜，坐在海邊的石上，對着自然的景色，細細的讀着，與濤聲相和。」這樣的一種風格，在她的散文之中也是一樣保持着的。比如她說：

「母親啊！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這種情調，不是和前面所引的詩句完全一致的嗎？如果把它分行排列起來，那就和她的詩簡直是一樣了。

在她的散文作品中，「寄小讀者」是最著名的一種。這是她旅居美國時漫遊的紀錄，是「花的生活，水的生活，雲的生活」的描寫。在此書的四版自序裏，她說：「我的作品之中，只有這一本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又說：「這書中有幼稚的歡笑，也有天真的眼淚。」但這些其實並不是「寄小讀者」一書的特長，倒是那種細膩清麗的景物描寫，才是它底引人入勝的地方。茅盾曾說：

「我們說句老實話，指明是給小朋友的『寄小讀者』和『山中雜記』，實在是要少年老成的小孩子，或者猶有童心的大孩子方纔讀去有味兒。在這裏，我們又覺得冰心女士正以她的小範圍的標準去衡量一般的小孩子。」

所以，「寄小讀者」雖是極其溫柔旖旎的抒情文字，但讀來反不如它那寫景地方的動人。「寄小讀者」中間的這種作風，到了後期的「關於女人」一書輯成時，似乎已有了若干的不同。不過，這種不同，只能說是冰心已經成熟了，她對於人生，對於世事，已有了更深入、更透闢的看法，但就其基本的觀點看起來，卻仍沒有什麼改變，這是讀者可以看得出來的。

四

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冰心的思想，自然也要跟過去大不相同。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也已覺察到過去自己「只暴露黑暗，並沒有找到光明」，原因是她「沒有去找光明的勇氣」，終至寫出來的東西，「越來越貧乏，越空洞，越勉強」，這樣的一種自覺，在冰心說來，顯然已向現實社會大地跨進了一步。不過，有了新認識之後的冰心，似乎還沒有產生什麼新的作品，我們對於冰心的今日與明天，暫時只能保持靜觀的態度了。

冰心自然是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不管她的思想如何，觀點如何，她的作品是有吸引力的。所以，縱使很早就思想上與她背道而馳的女作家丁玲，就會對她的作品作過這樣的批評道：

「冰心的文章，的確是流利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資產階級所謂優雅的幻想。她實在擁有過一些紳士式的讀者，和不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少男少女。」

丁玲的意見很對，冰心一向是有她自己底讀者的；文學既然是社會的產物，在一定的社會條件與社會立場之下產生的文學作品，自然會受到同一社會立場的人物所歡迎。今日的中國，社會條件

正以空前的速度在變化，冰心和冰心的作品，今後究竟將要怎樣趕上這個時代，怎樣配合這個變化？那就成爲冰心的文學事業底新的考驗了。

在這一個人選集編行的時候，我們有所期待，我們有所希望。

魯迅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於香港。

目次

第一輯

超人.....	二
去國.....	九
兩個家庭.....	二二
三年.....	三二
冬兒姑娘.....	三七
第一次宴會.....	四三
愛的實現.....	五三
姑姑.....	五七
瘋人筆記.....	六四

第二輯

賦冰湖畔（寄小讀者通訊之七）	七四
母愛（寄小讀者通訊之十）	七八
兄弟星（寄小讀者通訊之十三）	八四
蒲公英（寄小讀者通訊之十七）	九〇
萬里海行（寄小讀者通訊之十八）	九二

第三輯

到青龍橋去	一〇四
閉情	一〇九
「無限之生」的界線	一一二
夢	一一六
春水	一一九
繁星	一二七

第四輯

我的同學·····	一三二
我的朋友的大太·····	一三七
我的學生·····	一四三
我的鄰居·····	一五〇
我的朋友的大親·····	一六一

第

一

輯

超人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卻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喫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卻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在局裡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裡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卻堆滿了書。他從局裡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無意識的看，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